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第566期

# 旅行

□ 梁实秋

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。闹饥荒的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，宁愿在家乡吃青草啃树皮吞观音土，生怕离乡背井之后，在旅行中流为饿殍，失掉最后的权益——寿终正寝。至于席丰履厚的人更不愿轻举妄动，墙上挂一张图画，看看就可以当“卧游”，所谓“一动不如一静”。说穿了“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物”。号称山川形胜，还不是几堆石头一汪子水？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，郊外踏青，是一桩心事，多早就筹备，起个大早，排成队伍，擎着校旗，鼓乐前导，事后下星期还得作一篇《远足记》，才算功德圆满。旅行一次是如此的庄严！我的外祖母，一生住在杭州城内，八十多岁，没有逛过一次西湖，最后总算去了一次，但是自己不能行走，抬到了西湖，就没有再回来——葬在湖边山上。

古人云，“一生能看几两履？”这是劝人及时行乐，莫怕多费几双鞋。但是旅行果然是一桩乐事吗？其中是否含着多少苦恼的成分呢？

出门要带行李，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。要捆得紧，要捆得俏，要四四方方，要见棱见角，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迥异其趣，这已经就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。关卡上偏有好奇人要打开看看，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。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。”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。在某些国度里，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，好像凡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，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床单，——旅客可以无牵无挂，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安身的家伙走路。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办得到，但是谁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，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设备的。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之后，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逛水。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种服装，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睡衣，人钻在睡衣里面，只留眼前两个窟窿，和外界完全隔绝，——只是那样子有些像是KKK，夜晚出来曾经几乎吓死一个人！

原始的交通工具，并不足为旅客之苦。我觉得“滑竿”“架子车”都比飞机有趣。“御风而行，冷然善也，”那是神仙生涯。在尘世旅行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。我们要看朵朵的白云，但并不想在云层里钻出钻进；我们要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但并不想把世界缩小成假山石一般玩物似的来欣赏。我惋惜米尔顿所称述的中土有“挂帆之车”尚不曾坐过。交通工具之原始不是病，病在于舟车之不易得，车夫舟子之不易缠，“衣帽自看”固不待言，还要提防青纱帐起。刘伶“死便埋我”，也不是准备横死。

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，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。旅行是一种逃避，——逃避人间的丑恶。“大隐隐于海”，我们不是大隐，在海里藏不住。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？在家庭也不容易遁迹。成年的圈在四合房里，不必仰屋就要兴叹；成年的看着家里的那一张脸，不必牛衣也要对泣。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一块青天，只有那么一大块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吹月，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，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，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。走在街上，熙熙攘攘，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，就是可伶虫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，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牙刷刷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？在旅行中，少不了风吹雨打，然后倦鸟知还，觉得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”，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暂时可以容忍的了。下次忍耐不住的时候，再出去旅行一次。如此的折腾几回，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。

旅行中没有不感觉寂寞的，寂寞也是一种趣味。哈兹利特（Hazlitt）主张在旅行时不要伴侣，因为：“如果你说路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，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。如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，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，还得戴上眼镜看。”一个不合意的伴侣，当然是累赘。但是人是奇怪的动物，人太多了嫌闹，没人陪着嫌闷。耳边嘈杂怕吵，整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。旅行是享受清福的时候，但是还想拉上几个伴。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受得住孤独。在社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、语言无味的人居多，避之唯恐或晚，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切的。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我，在山上若是遇见另一个旅客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脱帽招呼，寒暄一两句，还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。大概只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的动物，平常我们太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了。

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，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侣，理想的伴侣须具备许多条件，不能太脏，如糖叔夜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太痒痒不能沐”，也不能有洁癖，什么东西都要用火酒揩，不能如泥塑木雕，如死鱼之不张嘴，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，整夜鼾声不已，不能油头滑脸，也不能蠢头呆脑，要有说有笑，有动有静，静时能一声不响地陪着你看行云，听夜雨，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！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？

（摘自《梁实秋散文（一）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）



□ 季羨林

# 上海菜市场

上海有看不够数不清的高楼大厦，跑不完走不尽的大街小巷，满目琳琅的玻璃橱窗，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，但是，我们的许多外国朋友却偏要去看一看早晨的菜市场。

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不是也想到菜市场上去看一看吗？

那还是几年前的一个早晨，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踏着熹微的晨光，到一个离开旅馆不远的菜市场去。

到了邻近菜市场的地方，市场的气氛就逐渐浓了起来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摩肩擦背，来来往往。许多老大娘的菜篮子里装满了蔬菜海味鸡鸭鱼肉。有的篮子里活鱼在摇摆着尾巴，肥鸡在咯咯地叫着。老大娘带着一脸笑意，满怀愉快，走回家去。

一走进菜市场，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五光十色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但是，仔细一看，所有的东西却又都摆得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。菜摊子、肉摊子、鱼虾摊子、水果摊子，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摊子，分门别类，秩序井然，又各有特点，互相辉映。

你就看那蔬菜摊子吧。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：紫色的茄子、白色的萝卜、红色的西红柿、绿色的小白菜，纷然杂陈，交光互影。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线条：大冬瓜又圆又粗，豆角又细又长，白菜的叶子又扁又宽。就这样，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线条，紧紧地摆在一起，于纷杂中见统一。我的眼一花，我觉得，眼前不是什么菜摊子，而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彩色绚丽、线条鲜明的油画或水彩画。

不只菜摊子是这样，其他的摊子也莫不如此。卖鱼的摊子上，活鱼在水里游，十几斤重的大鲤鱼躺在案板上。卖鸡鸭的摊子，鸡鸭在笼子里互相召唤。

鸡蛋和鸭蛋堆得像小山，一个个闪着耀眼的白光。咸肉和板鸭成排挂在架子上，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。水果摊子更是琳琅满目。肥大的水蜜桃、大个儿的西瓜、又黄又圆的香瓜、白嫩的鲜藕，摆在一起，竞相斗艳。

我眼前仿佛看到蔬菜的果子园、十里荷香的池塘、翠叶离离的瓜地，难道这不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吗？

说是图画，这只是一时的幻象。说真的，任何图画也比不上这些摊子。图画里面的东西是死的、不能动的，这里的東西却随时在流动。原来摆在架子上的东西，一转眼已经到了老大娘的菜篮子里。她们站在摊子前面，眯细了眼睛，左挑右拣，直到选中了自己想买的东西为止。在一片闹闹嚷嚷之中，大家都买到了中意的东西，她们原来的空篮子不久就满了起来。当她们转回家去的时候，手中的篮子也像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了。

这些外国朋友是住在旅馆里的，什么东西都不缺少。但是他们看到这些美丽诱人的东西，一方面啧啧称赞，一方面又跃跃欲试，也都想买点什么。有人买了几个大香瓜，有人买了几斤西红柿，还有人买了一些豆腐干。这样就会使本来已经很丰富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。我们的外国朋友也皆大欢喜了。

（摘自《名家经典美文欣赏》）

◎图片来自网络

◎本版联系电话：0939-8210855

# 不被看见的她们

□ 胡笛

搬家以后，准备把房子出租，玻璃上到处都是孩子贴的卡通贴纸，事情太多，我在平台上选了一个保洁阿姨过来帮忙。阿姨自带一整套专业工具，可以压缩的折叠塑料桶，大小不一的刷子，还有各种瓶瓶罐罐。

不好意思只让阿姨干活，于是两人一起打扫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得知她上午已经忙完了两个活，我是她下午的第一家，接下去还有两家，一天五六家从早忙到晚。阿姨看上去有点富态，皮肤也很好。

“阿姨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  
“我六十五了。”  
“看得出来。”

“以前才是真的年轻看不出年纪，我以前从来不干活。”阿姨似乎打开了话匣子，讲到自己五十岁以前都是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是老公挣钱多，她以前连饭都不会做。老公中风以后，她没有办法，只得出来干活，家里还有两个儿子没有成家。

“我只读到小学毕业，找不到什么工作，只有干这个了，而且现结。”阿姨开始跟我唠她见过的各种客户，也有赖账的，“他刚开始说一次性跟我结，我打扫了四五次问他要钱，每次都说不行，后来干脆跟我说没有钱，要么就是不在家。”阿姨知道他还在，门外的鞋子她认得。我跟阿姨说可以报警，如果聊天记录还在。她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从来没有报过警”。阿姨的长期客户里，有一个小姑娘一室户，家里养了很多猫，“我过去主要就是收拾猫毛的，小姑娘人很好，只要干净了，就可以早走。”另外一户是个外国人，“他不会讲中文，我不会讲外语，他会用支付宝付钱就行了”。也有特别难伺候的客户，“有一户人家，我打扫的时候没有说什么，扫完以后去平台投诉，说我扫得不干净，平台就扣我钱。”

我一边听着，一边思绪缥缈，想起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，一笔笔经济账的背后是生活在低处的困窘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将吃饭上厕所都省去，但是客户对于快递小哥的时间并不在意，根据自己的要求随意更换时间和地址，觉得理所应当，没有满足就投诉。在消费市场上，保洁员也好，快递员也好，他们努力地工作着，有时不一定达到客户的要求，而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呢？

看我用指甲一点点刮玻璃上贴纸，阿姨递给我一把刮刀，“用这个，快得很。”她麻溜地用起了拆了油烟机的接油盒。不一会儿，又拉出伸缩杆的扫把和拖把，显然已经对保洁游刃有余。我问阿姨还要不要帮忙带孙子，阿姨笑着回答我，“大儿子的孙女我已经带大了，现在多挣钱给小儿子成家。老公现在又不能挣钱，只能我来了。想一想，前面几十年我享福，后面就让他享福吧。”阿姨没有多说，照顾一个中风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他曾经辉煌过。

我无从知晓她更多的故事，只是在我们相处的那一刻，我们彼此看见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6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# 原谅

□ 庞余亮

即使再暴躁的父亲也有温柔的时候，比如在那只运甘蔗的船上。

这是我们家种了一个季节的甘蔗。甘蔗们又长又锐利的叶子起码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割了一百道伤疤。

那一天，装满甘蔗捆的水船在河中显得很沉。我坐在甘蔗捆的堆顶给撑船的父亲指路，父亲把湿漉漉的竹篙往下按，长长的竹篙就被河水一寸一寸地吃了，只剩下甘蔗一般长了，我会知道竹篙已经按到河底了。

我看到父亲要用力了。父亲埋下屁股往后蹲，蹲，然后一抽，船一抖，就缓缓地向前了。

甘蔗船要运到城里去卖，我想，城里人究竟长了一副什么样的牙齿，能把这一船的红皮甘蔗全吃掉，然后再让父亲装一船白生生的甘蔗渣回来？

一只灰色的水鸟在河岸边低低地飞。从小榆树河拐弯过去就是榆树河了，有点偏风，我已能听见船头在波涛的拍打下发出一阵又一阵有节奏的声音。甘蔗船有点晃了。父亲脱光了上衣，他的胸膛有闪光的东西往下流。榆树河两岸的榆树就像拉纤的人，都弯着腰。

再后来，黄昏就来了。早上烧霞，等水烧茶；晚上烧霞，晒死虾蟆。父亲说，明天是好天。他把竹篙往河中央一点，河中的碎金更碎了。

我的眼中全是金子。后来，甘蔗船慢慢地变成了一团黑，这团黑在有点黑亮的河中缓缓地走着。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眼中还是有东西在闪烁的。我看见了无数只萤火虫在河里飞来飞去。还有无数只青蛙在呱呱地叫着，有的还不时地往河里跳，咚，咚，咚——像在敲鼓。父亲的竹篙在黑暗中也发出了咚的声音。

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满眼的星光。我摸了摸自己，又摸了摸身边的甘蔗捆，说：我想撒尿。

父亲说：三子，你想撒尿就往河里撒吧，这河里不知有多少人撒过尿了。

我撒过尿时身子还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。接着，父亲也往河里撒尿，哗啦啦的，哗啦啦的，声音大得吓人，持续的时间也长得惊人，河里的星星们都躲躲起来了。夜，更黑了。

再后来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没吃过甘蔗船上的一口甘蔗，父亲也没有。所有的甘蔗都被别人吃掉了。

从城里回家之后，父亲依旧，他的暴力依旧，脾气最好的父亲也被那只空空的甘蔗船偷走了。所以，每次父亲抡着巴掌和拳头揍过来，我都会用一船的甘蔗来原谅他。

（摘自《庞余亮散文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# 傻事儿

□ 墨之

合上眼，去看花开；捂上耳朵，去听鸟鸣……这世上万般傻事儿，大都藏着美好和幸福。

客人喜欢吃辣，我则不能吃辣。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，客人点了一桌子“狂辣”，大块朵颐过后，抹抹嘴高兴地走了。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我心里也是热乎乎的。

山上老头，喜欢养花，墙里院外都是花。实在摆不下，他也卖。一天傍晚，我去买花，看好了几盆，出了高价，他却说啥都不卖。我问为啥不卖，他说是答应给别人留的，人要讲信用。一听这，我又加价，可老头仍是不卖。

我笑他太实在，傻，可又觉得，这花虽然没有买成，但我却闻到了真正的芳香。

（摘自2024年10月28日《今晚报》）